

# 绥德博物馆馆藏四件古玉器赏析

## □ 纪玉莲

中国玉器以独特的温润内质和浓厚的底蕴特质做为各时期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礼仪的重要载体,备受世人的重视与喜爱。中华民族自先秦时代便已爱玉、敬玉。加之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将人的美德喻入玉中,“君子比德于玉”,极大地丰富了玉文化的内涵,因此,这种玉不仅因材料珍惜而贵重,并且有了高尚的精神内涵,用它雕琢成的玉器,在我国历代都倍受喜爱,盛行不衰。流传至今的我国历代玉器,不但数量巨大,而且每一件都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它与青铜器、书画、瓷器、丝绸、漆器等一样,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艺术成果,是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苑中的一朵奇葩。

玉器一类,因其光洁温润的品质与玉文化的内涵相联系,已受到现代人们的广泛喜爱和收藏。笔者在2011年编撰《陕西文物丛书·绥德分册》的过程中,有馆藏文物一项,当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被古玉的外表所散发出的鲜活神韵所吸引,我被古人用玉的无穷智慧、琢玉的高超技艺所震撼,遂对馆藏古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就绥德博物馆馆藏玉器中精选

出四件古玉,予以介绍。一件是龙山文化时期玉环,一件是汉代兽面纹玉璜,另两件是汉代剑饰玉:即玉剑珌,玉剑璏。在此,以欣赏为目的,从它的主要纹饰、造型及其雕刻工艺特征说起,增加人们对玉器更多的了解。

玉器,是指用玉石雕刻成的器物。古玉,自雕琢成器算起,100年以上的玉器称为古玉或古玉器。绥德县博物馆这些玉器的来源如同青铜器、瓷器、画像石等其他类型的藏品一样,是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在全县境内进行的文物发掘、收集、采集、征集、捐献等活动中不断充实到博物馆藏品中的。从玉器的鉴别年代来看,最远的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近至明清时期,属典型的古玉范畴。

现将此四件馆藏古玉器描述引录如下,然后对其形态纹饰工艺特征进行赏析研究。

1. 龙山文化时期玉环,直径10.8厘米,穿径6.6厘米,扁圆环形,素面磨光,胎质细腻光润,表面润亮。玉泽灰褐色泛白,绥德境内征集(图一、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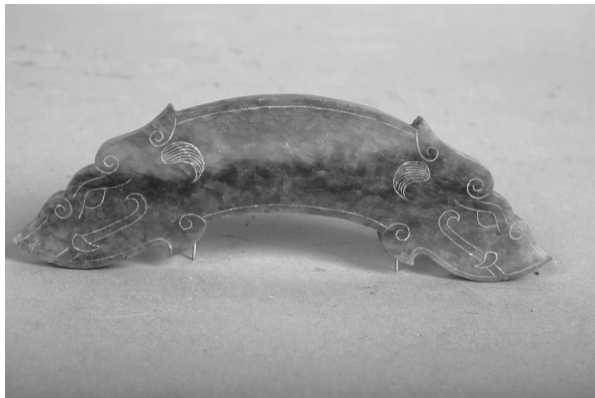
环:璧类佩玉。新石器时代玉环,多光素无纹



图一 龙山文化时期玉环(正面)



图二 龙山文化时期玉环(背面)



图三 汉代兽面纹玉璜



图四 汉代兽面纹玉璜(局部)

饰,器形比较简单。新石器时代玉环的基本造型为扁平的圆环状,多用白玉、黄玉制作。整体圆整光洁,内外壁平直,有的环上对钻有小圆孔,孔壁斜直。玉环中心稍厚,边缘较薄,通体磨光。玉环古时一般用作佩饰,可单独佩戴,也多作组佩的配件。因“环”与“还”同音,古人可能还把它作为一种信物。据说古代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还,即得到天子送来的环,就知道自己将被重新召回,官复原职。

此玉环扁圆形,无孔,制作精致。玉灰白色泛大面积灰斑纹,表面光亮。此器保存良好,表面带沁,包浆入骨,远古礼器,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物。

2. 汉兽面纹玉璜,长11.6厘米,宽3.2厘米,厚0.5厘米,弧形月牙状,璜双面饰纹,两头对称饰阴刻线兽面纹,打磨光滑。汉代青黄玉,玉质细腻莹润,玉色青黄交织,浑然一体,玉器中的精品。绥德县四十铺村征集(图三、图四、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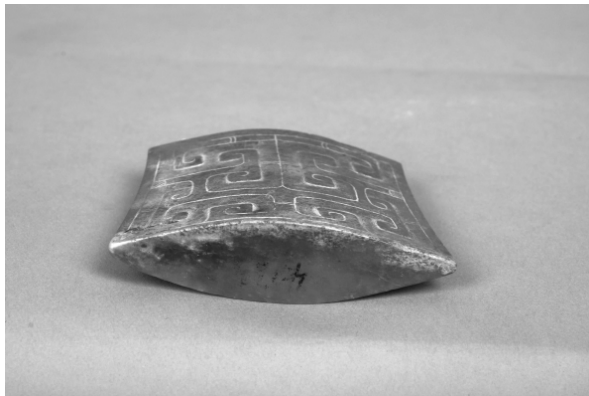
璜:原为佩玉,《周礼》称之为六瑞玉之一,“以玄璜礼北方”,故又以璜为礼仪用玉。玉璜在中国古代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等,被《周礼》一书称为“六器礼天地四方”的玉礼器。六器之中的玉璜,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商周时代继以盛行,历代流传的璜数量都很多。“六器”中,璜礼祭北方。礼璜有秋收冬藏的意思。关于璜的用途,古人有种猜想:认为璜是早期的火镰,取火用的,古人出于对火的崇拜,立为礼器。传统的说法,原始渔猎时代,古人喜爱摹仿自然,璜的造型是摹仿鱼。考古学家发现同时期出土的彩陶上,绘有大量抽象和具象的鱼纹。玉



图五 汉代兽面纹玉璜(局部)

和彩陶同时发育,二者相互参鉴。这一说法,后人曾借用到“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中。当年姜太公于渭水河畔垂钓。一天,钓了一条赤鲤,剖开鱼腹发现有一个玉璜,上面刻着9个篆字:“姬受命吕佐之报于齐。”意思是,周文王受天之命请姜吕佐辅,功成后,封齐地报答太公。太公见此璜,心里有底了,于是,整天举个空竿,等待姓姬的周文王来拜访。这只是古人把“鱼”的优美传说寓入璜中,璜即如鱼。

玉璜的形体可分两种,一种是半圆形片状,圆心处略缺形似半璧;另一种是扁平片的弧形。一般玉璜在两端打孔,以便系绳佩戴。玉璜的形制《周礼》中称“半璧为璜”。一般都认为璜是半圆形片状,其实多数璜只是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是四分之一,只有少数接近二分之一。璜虽为弧形,也呈现多种风貌,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璜,就有扇形、半环形、半月形、拱桥形等。资料表明,各个时代的玉璜除具有圆弧形的特征外,其



图六 汉代云雷纹玉剑珌(正视呈梯形)

形制的变化非常大,只有少数是规整的半璧形。此兽面纹玉璜形制符合弧形一类,体形小巧,两端成兽首状,玉色青黄辉映,也符合璜的“彩虹”之样。

现代人对璜的研究有:璜之形,是模仿“虹”的说法<sup>[1]</sup>。古人对于天上各种形象,产生感觉兴趣。雨过天晴,彩虹出现,五光十色,更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用玉或石,模仿彩虹之形,这便是“璜”。引用古籍中的“虹饮”之说,饮虹解释为喝水的虹。古人迷信,以为虹是有生命的怪物。由此,认为常见的璜两端多雕作龙首或兽首纹,也是与“虹饮”之说有关,这种说法现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璜的用途,如前引《周礼》中所说的“以玄璜礼北方”,即用来祭祀北方之神玄武。玄武是种龟蛇相缠之形的神,璜的形状似乎也是将其高度抽象化后的结果。璜的更广泛的用途是作佩饰之用,这从古代遗址和墓葬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得到证明,而这种用途的璜已从礼仪玉器演变成装饰

玉了。一般说来,大型璜作礼仪玉,中小型璜为佩饰玉。进入战国,礼崩乐坏,玉璜、玉璧等礼器也逐渐成为佩饰和随葬品。

究其纹饰特征,汉代玉器纹饰大致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大类:几何纹以谷纹、蒲纹、涡纹和云纹最为常见。动物纹有图案化和写实两种,勾勒兽面纹属图案化类,十分抽象,但题材取材于现实,有写实动物的影子。璜的纹饰,一般两端各雕成兽头形,以龙头、虎头为多;也有一端为头、一端为尾的,有龙形、鱼形等。璜的表面则有雕成鳞纹、云纹、鸟纹、三角纹等。汉代玉器上的兽面纹有龙、虎、牛、羊等,也有未知的动物,纹饰多采用阴刻线或挤压法琢出的直线及折线构成。或素身,或饰有鳞纹,有的有足,有的无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躯体或兽尾,简略形式则没有躯体和尾部。该玉璜装饰虎头兽面纹,轮廓勾勒,虎的双耳竖起来表现似动物角,虎头的耳部置在额顶角与颈下部的地位,耳的两端都是较凸显的。此璜两端雕成兽首形,属于有首无尾,没有四肢,弧形连体状,重点表现了兽的头部,省略了兽的肢体部分。并且在颈部处阴刻细密的短平线纹,表示茸毛。在口部张合处阴刻短平线,表示须毛,表现富有生命力的气质,透出出古玉的神韵,使人能从所见之物中体味未见之意,即获得常人所说的象外之象、意味无穷的美感。汉玉兽的独特标志是在动物颈部、背部、臀部、腿弯处阴刻细密的短平线纹,表示茸毛,排列规则呈眉形称“卯头刀”<sup>[2]</sup>。此玉璜的雕刻手法正是这种“卯头刀”的体现,用写实的方法



图七 汉代云雷纹玉剑珌(背面)



图八 汉代云雷纹玉剑珌(正面)



刻划出动物充沛的生命力和生动的神态,充分反映了汉代纹饰的特征。据研究资料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时期,兽面纹一直十分流行,在宋、元、明、清时期的仿古玉器上也常见这一纹饰纹饰。对称是汉代构图的格局,成功地应用均衡规律,求得变化灵巧效果。豪放博大是其风格,雕刻简略精细,这样精美的玉璜收藏很是罕见。

3. 汉代云雷纹玉剑珌,纵5厘米,横5.5厘米,厚1.3厘米。正面呈梯形,上端三圆孔相通,中间一大孔,两旁两小孔,双面线刻云雷纹,青玉,玉质细腻,玉色青中显黄,见水沁和黄沁。绥德县辛店乡裴家峁李振捐献(图六、图七、图八)。

4. 汉代蒲纹玉剑璜,青白玉,长7.4厘米,宽3.2厘米,厚1.4厘米。长方形体,正面饰蒲纹,蒲纹工整。两头弯曲,背面作长方形空状带挂,侧视呈“臣”字形。体残为两段,现粘接修复。绥德县辛店乡裴家峁村马应红捐献(图九、图一〇、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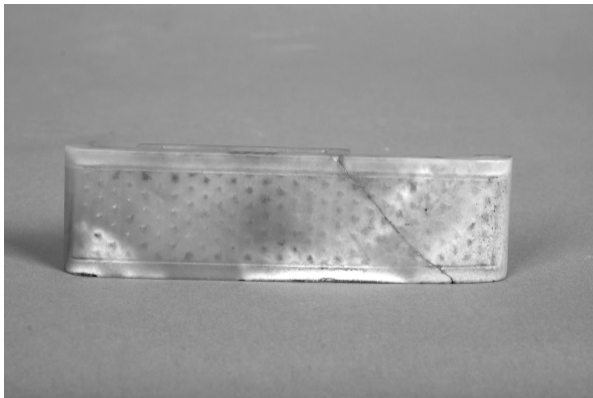
此玉剑珌、玉剑璜是两件汉代剑鞘上镶嵌的玉饰附件,发现于本地不同墓葬、不同剑鞘上的玉剑饰。由此看出,此时玉器成为冷兵器剑上的饰品,玉的装饰用途出现人性化的趋向,已经转化成另类佩饰。为了对汉代剑饰玉有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对玉剑首、玉剑璋、玉剑珌、玉剑璜作一连带简介。在剑柄、剑鞘上镶嵌玉的剑称作玉具剑,一柄完整的玉具剑由剑首、剑琕、剑璜、剑珌四个饰物组成。

玉剑首,又叫玉鐕,位于剑柄的顶端,它的造形多呈圆饼状。

玉剑琕,也称剑格,位于剑柄和剑身之间,用来隔绝剑身,保护执剑者的手部不会被锋利的刀刃割伤,它的轮廓近似“凹”字形,用来插嵌剑柄。因此剑格也称护手。

玉剑璜,也称昭文带、玉剑璜,固定在剑鞘中上方,它的轮廓呈长方形体,器身两端向下弯卷,中下方突出一个矩形的系带孔,矩形孔的外底用黏胶与剑鞘相粘,再用细绳穿入孔中,把玉剑璜和剑鞘紧紧捆在一起,孔内的其他空间则可另外穿入绳索或皮带,方便佩挂。有的玉剑璜呈短长方体,两端稍为突出或与方形细带孔平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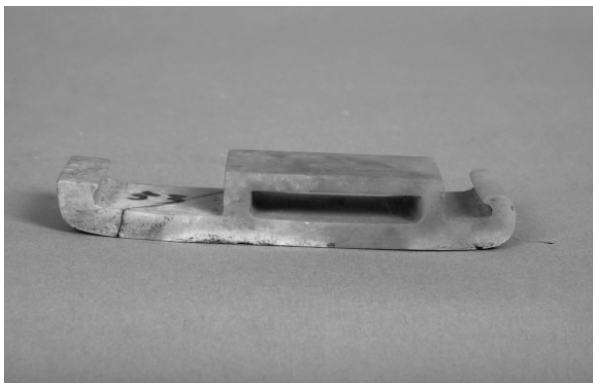
玉剑珌位置在剑鞘下端,它的轮廓呈上窄下



图九 汉代蒲纹玉剑璜(正面)



图一〇 汉代蒲纹玉剑璜(背面)



图一一 汉代蒲纹玉剑璜(侧视呈“臣”字形)

宽的梯形,器身中间最厚,左右两侧最薄,而且向內微微弯曲,玉剑珌的顶部近似梭形,中间钻磨一个较大的主镶嵌孔,主孔两旁各有一个较小的辅助孔,固定在剑鞘的最下方。

据研究表明,玉具剑由春秋战国兴起,至汉代达到极盛,汉以后逐渐衰落、消失。历史上,它是一种象征贵族身份的宝物,也是一种珍贵的馈

赠礼品。汉时人们比较重视剑,故玉剑饰在汉代很流行。这种四件套的玉具剑西汉贵族墓出土较多,而东汉出土的则不为多见。今人对玉具剑饰的名谓多是以西汉逐步形成的,且因玉上的装饰花纹日益精美,逐渐形成了以上层统治者佩饰的珍贵玉具剑四件组合。每件玉器皆具有实用和美观的功能,同时也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此一品类兴起于春秋时期,各个子类的造形丰富多变,而且较少看见全套的组合,到了战国晚期成套使用的剑饰玉越来越多,各个子类的形状也逐渐稳定下来,表面常见浅浮雕或阴线刻兽形纹、蒲纹、云纹和谷纹,有的兽形纹用涡卷状的云纹和谷纹所组成,其单行状态和组合状态随着剑饰玉的子类而变化,形成较统一的纹饰题材。上述两件汉代剑饰玉所表现的纹饰正是蒲纹、云纹题材的体现。

此玉剑璏,长方形正面,布满浅浮雕蒲纹,它是由二种不同方向的平行线交叉组织,用浅而宽的斜线把玉器表面分割成以交错的斜方格宽带线组成的凹四角形图案纹,装饰规律性简约纹样。蒲纹即古代用蒲草做成的编织物形式结构的纹饰,编织物结构形式是几何效果的最直接的源头。后人将这种雕琢排列有序的纹饰称为蒲纹。蒲纹在玉器上出现,证明其本于生活,善于借鉴他种艺术形式,具战国玉文化的审美特征。而后被汉代玉器所沿用,并且流行于汉代。汉唐时期,蒲纹是用浅而宽的横线或斜线把璧表面分割为似蜂房排列的六方形。宋代明代之间也有少量制作,汉代蒲纹分割线较宽。碾法干净利落,纹饰大气。蒲为席,取安人之义。古代人们常常席地而坐,即坐在用蒲草编织的席子上,蒲纹的琢刻,表达了人们对于安居乐业的向往和祈求。

该器虽有裂纹成瑕疵,仍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古玉珍品,值得欣赏收藏。

此玉剑珌呈梯形,其饰布满线刻云雷纹,此为云纹的一种。云纹是古人用以刻画天上之云的纹饰,也是玉器上的常见纹饰。云纹形式繁多,根据其形态特征可分为单歧云、双歧云、三歧云、灵芝云、勾云纹、云雷纹和云水纹<sup>[1]</sup>。玉器上的云纹形式多样,用柔和回旋的线条组成的称云纹,用方折角回旋的线条组成的称雷纹,二者统称为云

雷纹,其大都是连续的回旋状线条。云雷纹一般以辅纹出现,多用作地纹,常出现在兽面纹、龙纹、鸟纹等纹饰的空隙处,以衬托主题纹饰。此件汉代玉剑珌上的云雷纹是单一的主题纹饰,以方转式的勾连状云纹依左右对称的形态排列,其纵向与横向的穿插布局,呈现几何化的风格。从现今考古发掘的实物看,云雷纹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云雷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多作衬托主纹的地纹。云雷纹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此后各个朝代中的玉器上均出现云雷纹,只是云雷的形象略有变化,有纽丝状的云雷纹、有旋涡状的云雷纹。从战国开始,云雷纹发展成为线条活泼的流云纹,绥德出土东汉画像石上出现大量线条欢快的流云纹,有飘逸洒脱之感。

汉代玉器装饰极富特点,器物棱角琢磨圆滑。阴刻线有粗细之分,粗者豪放,浅者宛若游丝,弯曲有度,构图准确。其间夹游丝毛雕双弧线和“井”纹,下底亦细阴刻几何纹。这种若断若续的线有被称为“跳刀”,在玉佩饰、玉剑饰上大量出现。通过反复研究,笔者发现此两件剑饰器的雕刻笔法简练,形象逼真:蒲纹有“简笔画法”的态势,其实也应该是“汉八刀”的精细版延伸,是一种简单雕琢技法。玉剑珌的雕刻技法亦是“跳刀”的体现,云雷纹阴刻线有粗有细,刀法简练;其美学特征是自然传神,韵味深远,浑然天成而无造作的痕迹。此两件剑饰器玉质温润,磨砣精细,型制规矩,玉璏局部有白沁、玉珌有黄沁。雕工精湛细腻,一丝不苟,精美不凡。选用上等料,结构致密,脂度高,品相好,韵味十足。雕工的绝妙和谐,尽显其中。使人获得意味无穷的美感。

战国至两汉的玉器是玉器史上的一个高峰。此时由于铁器的普遍运用,使玉器的雕琢技艺空前提高。在雕琢工艺上,汉人琢磨,妙哉双饰,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连续,严若游丝白描。汉代的玉器仍能看到,传统礼玉的特征,但更重于其外表的装饰,逐渐摆脱因宗教等级观念而神化,以及道德伦理的人格化,走向表现个性化,单独追求艺术价值的更高阶段。

总之,两汉玉雕艺术品的风格,形式内容多变怪诞,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使社会的主导思想以追求功业荣华、饮宴射猎为主。

古玉多属礼仪之器,也有佩饰物。玉器一经制成即被珍藏,但人们对玉器的鉴赏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古人高度的技艺确实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古玉纹饰怪诞,造型奇异,多属礼仪之器,有关“先王典章制度”,所以,有敬天法祖传统的中国人自然视发现的古玉为珍宝,甚至祥瑞。现代考古发现使得许多时代更为准确的古玉展现在我们面前,从先秦直至两汉,我国玉雕艺术的光辉成就仍足以使世人赞叹,玉雕艺术成果不愧为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的代表。那些大量雕琢精美、形式怪诞的古玉器,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玉器的成功制作,

使后人费尽心思猜想。但总之,我们今人难以体会上古先民对于天神和祖先的无尚崇敬之情,也许这种无尚崇敬之情正是造就这些神秘之物的精神动力。

[1] 那志良《古玉鉴裁》, 国泰美术馆出版, 1980 年。

[2] 虞缘《中国玉器收藏鉴赏 500 问》,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9 年。

[3] 甸奚《古玩鉴定与辨伪》, 学苑出版社, 2006 年。

(作者工作单位: 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

(上接 36 页)

温毓诚《王家大院楹联匾额诠注》,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 第 137 页。

[14] (魏)王弼《周易注》卷一《周易上经乾传第一·坤》; (宋)苏轼《书传》卷十八《周书·毕命第二十六》; 温毓诚《王家大院楹联匾额诠注》,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9 年, 第 34 页。

[15] (宋)范煜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卷七十二《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东平宪王苍传》。

[16]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卷中之上《赏誉第八上》。

[17] (清)张英《文端集》卷十五《撰存诚堂诗集十一》。

[18] (明)陶宗仪《南邨诗集》卷二《南邨杂赋十首》。

[19]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六《初夏幽居》。

[20]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四《考史》。

[21]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三《儒学部》。

[22]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三十《辰州》。

[23]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下篇《四十一章》。

[24]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前汉书》卷八十七上《扬雄传上·第五十七上》。

[25] (汉)高诱注《淮南鸿烈解》卷九《主术训》。

[26] (清)雍正《御定小学集注》卷五《外篇》。

[27]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四《竹笋

部·竹下三径》。

[28] (晋)陶潜《陶渊明集》卷七《赞疏·与子俨等疏》。

[29] (宋)曹勋《松隐集》卷十三《律诗》。

[30] (清)郭元舒《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七十《元好问八》。

[31] (晋)郭象注《庄子注》卷五《天地第十二》。

[32] 汪文娟《历代名人楹联墨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年, 第 276 页。

[33] (唐)房玄龄《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谢安》。

[34]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五《诗五》。

[35] (元)托克托《宋史》卷二百六十三《列传第二十二》。

[36]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

[37] (清)吴伟业《梅村集》卷十二《七言律诗二》。

[38] (汉)郑氏笺、(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十六《小雅·常棣》。

[39]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二《竹林第三》。

(作者工作单位: 张昕,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 陈捷, 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学系)